

起大加新... 寄發者特別美觀出版日期因印刷關係改在每星期二日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價格並不增加並發行所國立北京法大孤軍

無題 報費：本報每份銅子廿枚，外埠郵費八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地址：北京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更正 伏園先生：承你不棄，把敝刊——牧羊人旬刊的目錄登出了，或甚！但還有一個請求：目錄中有一個名字弄錯了，「吻之」誤為「溫之」，希必更正為荷！敬頌 報安！ 日開山謹啓。一九二六，一，八。

京報副刊

第三八〇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理性的分析

梁佩霖

西洋的學者，歷來就把理性看的太高了，他們以為沒有理性的決定，正和我們現在說沒有情感的一樣，人類將不能知道該如何行動。賽格拉底，曾用划船的水手做比喻。假使水手沒有划船的知识，這個船就沉沒，是可以預料的。不過還要知道，賽格拉底決沒有開善於誘惑女人的男子做比喻，一個男子誘惑女人，當然也得看他用理性的工夫到不到。況且他意思中所指的船，也決不是常在希臘海邊搶劫他們貨物的船。賽格拉底既然用了一個善意的船，而且他的真意，是在要說，假使水手沒有划船的知识，他的船是不會走好。我們把這句話用正當的意義擴張開來，應當是說，人類要沒有好的知識，他的行為決定不會好。這裏的所謂好，已經是把理性單限於合乎道理的一方。但是再用船來說，假使水手有了好的划船知識，而同時他是可以不使這船走的。無論他

不實現他的知識是什麼原因，而總歸他是不想走，在我們想做某事，或不想做某事時，常常而且必然的須理性來考查。但是我們所以用理性來考查，或是說認為有用理性考查的必要時，顯然是把理性放在被喚起的地位，人類的行動，隱隱然遂為另一種能力，當了最先的決定。

我們試想一個水手，在開始他的船以前，忽然看到一朵黑雲，或是聽到嗚嗚的風聲，這時用了他的正當知識，可以知道船是不應當走。他的所以知道不應當走，一方面固然是由他的理性告訴他這種情形的結果是什麼，但是最要緊的一點，是他可以知道這種情形的結果，不利於他的需要，換句話講，這種情形的結果，是有背於他的情感。我們的水手所以不想走，與其說是由於他的理性明白，毋寧說是他的情感更明白，理性固然可以告訴出什麼是利於或背於情感的，但是情感要利於他自己的事，而不想做害於他自己的事，似乎很難得說理性還會比情感更明白的多。們凡遇到一種可以使他糊塗的情形時，他所最費躊躇而不

敢即應付的，並不是因為他的理性尚沒有明白，而對不起他的理性，而是常常顧慮他的情感方面，有無衝突，因此這句喚起理性考查的需要。假使理性對他所供獻，我們毫不問那個人性的性情，即可決定他的理性，正在對於他的情感有所陳述。如果他的情感尚沒有決定的有所允許或不允許，理性的考查，當在腦筋的圖書館裏，像一本調查的報告書放着。由此可知凡人類明白的行動或糊塗的行動，只是已否經由情感決定了的分別。假使要說情感上的決定，尚須看他的理性是否考查明白，我們沒有不承認，不過我們總要記起：(一)若情感上沒有允許了他是要做或不要做，理性是不能知且可做或不可做，雖然理性有時也可以知道情感的所要做，但這是在情感決定以後。其次，(二)情感允許了要做，理性才想方法來做

理性的分析(下)

半席話了

何曾亮

一月 花會(下)

墨卿

十日 看燕大週刊社演劇後

宗杰

三日 三三制與四二制

彭基相

一日 孔德學校(四二)

孫福照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情感是不明白該做或不做，這時是喚起理性來考慮。因此我們很可以說，要做什麼的意志，應在理性這邊，有意或無意的先決定。

假使我們把可以便情感明白的理性，誤會作能明白的，其預料到的危險，是使人忽略了情感，不注意到他與理性的關係，不能將行動全決於人類共同的情感，而凡爲知道了怎樣去做時就去，這使理性的世界中，滿着矛盾。在人類的世界裡，誰都可以說，沒有一件事不能做。這句話的意思，是證明人類的理性，無論什麼情形，都可以由考查明白而想方法；而同時也可以證明，要一任理性去做，世界上千奇百怪的事，也許比現在還會多點。但是人們又常常說：事情有許多是不可做的。在可與不可做的中間，普通是用「道德」來做標準。說起道德，人也以爲是由理性的考查而發現出來的。不過，經過理性，尚不以爲可與，而必須証之於事實。這樣的道德基礎，已有許多人覺着不甚穩當。另外又有許多人，被人稱爲對於事實懷有「惡意」的，要把道德的基礎，轉移放在理性上。我們現在不必關於這個問題多所討論，而只要明白：假使所謂以理性作道德基礎的意義，只是說不以浮淺的事實作基礎，而要用理性的考查，使其更合於人類普通的情感時，這種辦法，未必是不可行的。

因爲無論懷任何惡意的人，只要是討論道德，他決不會故意和人類情感相反，雖然他所認爲真的或善的情感，也許知普通見解相反一點。

現在我們應當提到理性的第二個意義，即是說，理性是「能考查的」，或是說「能分析的」，再補充一句，應當說理性是「有方法的」。關於這一方面，理性已有好的成績供獻出來，人類所以看重他的原故，也差不多全由他的這種能考查的能力。現在除過應有的恭維以外，可說的爲下邊幾點。

第一，所謂能考查或有方法，只是說對於某種情形，能考查清楚而同時作出相當的應付行爲。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應當勿自視太高，須知別種動物，也不是不能作應付行爲的。老鼠見了貓要跑，正和人見了狼或虎要跑的一樣，若說是人於跑之外，尚能殺狼或虎，以至於把牠陳列起來。而老鼠決沒有把貓放在博物院的事。但是這也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我們要把這種相對的性質，自認爲獨有，豈不被老鼠竊笑。我的意思，並不是特別同情於其他動物，我只是要提醒，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應只在這一點子聰明上。

第二，只有方法而不能合理，只爲一種危險的性質，這在上邊已經說過。我們雖然可以說，理性有方法的能力應隨時使其與原理相合，即是把一切事情，都用理性考查清楚，然後去做。但是事實上一種行爲的作否，全看這種行爲的結果，是否與人類的情感相合。所以理性一方只是在情感不能決定時，用理性替他考查，而一方理性能力的實現，只在情感決定了以後，使他供給做的方法。在情感的勢力之下，理性的力量既已是很薄弱。而且除過情感的決定，理性的考查或方法，也是無所使用。假使忽略了情感，而不與以選擇或訓練，理性必安屬於情感而誤用其能力。是理性的實現，既待於情感，而理性的合理，亦待於情感，那末，理性將不能外於情感有所要作的事，當然要用理性考查合理的事，自非先注意其情感不可了。

第三，從理性的能考查和有方法的性質上看，有幾種觀察，顯然和我們對於理性的態度相反。首先，理性所最成功的科學，有很多好像是與人類情感絕不相關。而最顯然的莫過於邏輯或數學上的原理。這些原理，既不是人類情感上要使他如此，而也不是人類不願他如此時即可取消。我們對於這層觀察，自然極其滿意。不過我們還應更謹慎的說一句，原理確實是構成理性的本身，也是理性能力所以能活動的工具。但是我們不能因原理的權力，一併增

語絲

劫灰 野草
或「情苦一束」
已發了約三

君 魯迅
立國 北平
自京

二十史朔閏表預約廣告
本書爲身師新會陳垣先生撰自漢及清凡二十史各以本曆著其朔閏三國南北朔閏不同另標出之自漢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曆以中曆之朔閏與算西曆之月日自武德五年起加入回曆以回曆之

時評
（一）政府還不把日本公使送出境外一否？
（二）賈行對日絕交！
（一月八日出版）
盧生
李古
余丙申

發行地點
 一、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本學門
 二、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三、後門內景山書社
 四、漢花園北大出版部傳書課

論

北京代售處 各大學房洋書社，東安門外，勸業場，齊雲閣，寶安樓，琉璃廠，公國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全書約二百七十面。插畫五幅，實價七角，特價八折。特價期自出版日起至十六年一月十日止。特售地址：沙灘，新開路，五號。售書時間：每日下午一點半至六點。

長了理性的勢力。在他聽命於情感之下，可以自由使用其原理。他既沒有情感的真實，在人類生存的期間，沒有一時可以停止，而也沒有情感的普遍，使非常態的人，也不能有一時離開。何況即使常態的人，有時對於這些原理，甚至於理性本身，應用的程度而極其微少。至於其他科學——包括數學與邏輯——要以爲不是爲滿足人類的正當要求而作，我真不敢贊同。

另有一種相反的觀察，羅素代表的最近顯明。他也以爲理性有時候是要錯誤，但是情感的錯誤或許更多一點。人的最高理想，既在於把理性訓練成十分健全，而同時要極力離開人類的感情，因爲不惟情感多所錯誤，而且常是妨礙理性的進行。

這樣一個大哲學家的見解，我們如要應當表示尊敬時，只在他的話，重新解釋一番。情感當然不能同時具有能考查與有方法的能力，在它的真正意義上，是應當極信任性的，爲他考查一切。但是情感，更妨礙了理性的進行，與其要抱恨理性的不健全，寧可說是對人類實在的情感，未及略予注意。與其要操絕情感，不准他人理性「鬼門關」，我們不妨換過來說，人們要能操縱羅素先生的極力尋真理時，人類中間的矛盾，也許可以少到沒有。

半席話丁

何曾亮

五 國魂之學匪觀

國魂旬刊第九期上有一篇姜華先生的「學匪與學閥」，援引燕樹棠先生的話，大聲疾呼地號召北京的學生起來打倒「馬玉藻」先生的一派匪，閥。這些罵法大抵古已有之，不很新奇，因爲曹章大、總長及諸公理維持家早已賜呼土匪，不過現在這個正義已流行到學生中間罷了。學生喜歡高呼打倒什麼，儘可隨意，正如有人罵章士釗，一面也不妨有人捧章士釗，都可以講得過去，只要肯老實的擺出來。可是這一點就很不容易，結果是現出卑劣不堪的手段，實在是很可惜的。我對於姜華先生也不能沒有這個感想。

我要乾脆地問姜華先生一句，你到底是那派的？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謂什麼中立，公平等物事，一個人的意見不是此就是彼，不是就是非，沒有兩者都好或都不好的。有些人標榜中立，自稱公平，這如不是真誠便是假呆，不是無判斷力的地地低能兒，便是假裝超然，實在的意見及行動還是暗地偏袒一方的。這第二種是卑劣不堪的行爲，就是「土匪」也不屑的。林語堂先生說寧可同安福部力搏，却不願打研究系的嘴巴，即是爲此。姜華先生

在表面上似乎對於章士釗與「馬玉藻」，女師大與女大的教員，一樣的不滿，但實際上專在反對這一面：方法真巧妙，太巧妙，巧妙得未免不堪了。姜華先生倘若丟開了章士釗以及女大，專一毒罵這班奉憲論稱作土匪的人們，併表示自己是以章劉楊胡的行爲爲極對之是的，那麼我對於姜華先生還要有一點敬意。去年北大反對章士釗，胡適先生等十七教授表示嚴重的抗議，這也未始不可，只因他們說章士釗應該反對（實際上並未反對）而不應這樣反對，這纔令我大大失望，反不如說章士釗不當反對之更爲正直可敬。救國團團長恩女士宣言也是同樣的口調，章士釗李石會應該同樣查辦，哈哈，這倒也說得妙。不過，我不相信一個人能夠衷心的這樣說，我希望人家老實的說李石會或馬裕，應該推倒，正如我主張說章士釗應當推倒一樣。我希望姜華先生把態度更表明些，我們看了也愉快。我對與中國的國魂是男性的，魯莽一點還不妨，千萬不要中怯。

我決不因爲自己是「形同土匪」之一，或馬漢漢先生是我的同鄉同門的緣故，反對別人的「剿匪運動」。（這四個字早已在某文上用過，雖然所指的是文匪。）我只請大家認我們時不要帶罵章士釗，這令我聽了很難過，雖然我自己還是想問他。

六 筆名

我的筆名真太多了，現在不必一一列舉，這個何甘地即是其一。承日些不認識的朋友寫信來問，一個人只要一個姓名就夠了，你為什麼弄上這許多呢？唔，這也沒有什麼理由，只是好玩罷了。我也覺得多數人而不用真姓名是不應當的，雖然我並不怕罵，我常預備將真姓名告訴人，倘若有人來打聽的時候。這件事我早已託了京副的編輯先生了。現在，為得免使女師大職教員中的何君（倘若是有）代我負責，特地聲明併取消：我並不姓何，即便要姓也應當是「何會」，——這種雙姓在杭州是常有的，雖然我們鄉間很是少見。這三個字乃是譯語，原文是古文，即是「豈明」。

這個新筆名既已取消，「半席話」也就想不講下去了，因為這原是何君所講的，——「吳吾自有吳吾負責」，與我有什麼相干！十五年一月七日，豈明記此。

花會

三

鳥羽，八哥，麻雀，三五成羣的飛到屋脊，飛入竹叢，吉吉刮刮的亂噪，喜氣蒼茫的罩住了遠山，近樹。這時候，先生叔公肩負着輕鬆的錢幣，手子地從托壁銅鑰走入村裏。立刻，

晚間的「花會」是「馬上招」的消息，也傳遍了全村。

憑空的添了明日要還的三百錢債的運生，於勉強地吃了幾碗飯之後不得不畏縮地躡進他二伯父底大門了。

「這是運生麼？來！」二伯父正捧着水煙筒在廳上踱來踱去，忽然站住說。

「二伯父！」運生說。

「你又打花會啦！我聽說。」

「沒有。」運生不等二伯父說完，就分辯說。

「花會是打不得的。三十四門，就是除了不開的二門，總也有三十二門，『賭貓貓撞死老鼠』，哪裏打得着呢？」二伯父板起面孔說。

運生沒有話說了，就是想說也不敢說；他心裏只盤算着怎樣措詞，對他底伯父說起他所希求的事。沉默了幾分鐘，終於，運生啞啞地說：

「二伯父！我們種玉蜀黍的那塊地，似乎還要加一點肥料，所以想買一塊錢的油餅。……伊，我們那個呆嘴，回娘家連箱子的鑰匙也帶着去啦。我想問二伯父借一塊錢，等伊回來，就送來給你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只要拿去作正經用，一定沒有什麼不可

以的。……拿去。」

運生在滿意中別了二伯父，到自己的家裏用席子捲了一條夾被，又急急的挾着出門了。

雖然還不過一更天氣，中旬後的月亮也不會把如的光明洒到這鄉主廟裡的梧桐樹上，然而在夢神的座前，已經沒有運生的一席地了。廟中還是跟平常一樣的靜寂，殿上只是一片黑一團地看不見什麼。運生摸索着跨上石階，走不到幾步，腳上就碰到一種柔軟的東西，俯下頭去仔細的辨認，好像是個人，而且彷彿是有許多人，從這裏一直翻到神龕邊，低微的呼聲，悉率的轉側聲，証實了運生的辨認。運生深幸可以讓從階沿往裏走幾步，因為在這裏他已可以將就着舖下席子了。

怎麼樣也是睡不着。平常屢試屢驗的，他所以以催眠的妙訣，今天晚上似乎都不靈驗了。他緊閉着眼睛；摸了摸衣袋，覺得圓的一塊還在；腦子裏儘翻騰着紊亂的思潮：「明天如果給我打着了，就不以一塊錢計算，起碼總也有二十幾元。旺叔那裡的三百錢，先還他。二伯父那裏，索性等伊回來再去還。別處的欠賬，還都可以拖延。拿這二十幾元作本，一天二元——早筒一元，晚筒一元——的分配着打；輸去不過二元，贏來呢，一天一天的積起來

洪 新國家第一大特號(一月一日出版) 革命的不妥協的 國民黨正統派的刊物

民生週刊 第五期 出版了

婦女問題 研究會編 新女性創刊號出版了 定價每冊五分 郵費一角五分 周建人(一) 魯迅(二) 魯迅(三) 魯迅(四) 魯迅(五) 魯迅(六) 魯迅(七) 魯迅(八) 魯迅(九) 魯迅(十)

八月
 本報爲優待直接向本社訂閱者起見，訂發同
 閱全年者洋一元附贈孫先生遺著「大英課本」
 帝國之基礎及其近百年來之外交」及「
 三民主義」各一冊，郵票代價不折不
 扣。
 本報編輯部加增另售大洋一角額定者
 不加）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本報爲優待直接向本社訂閱者起見，訂發同
 閱全年者洋一元附贈孫先生遺著「大英課本」
 帝國之基礎及其近百年來之外交」及「
 三民主義」各一冊，郵票代價不折不
 扣。
 本報編輯部加增另售大洋一角額定者
 不加）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明三三三
 陶三九
 陶五三
 陶五九
 陶六七
 鳳子
 均正
 局處北京總代售
 北京新書

，只幾畝田給二伯父看看，叫他知道我的本事。這老頭子，我受他的氣也算够了；他簡直什麼都要管。……」

他想起了從前因受二伯父的氣而野心的事，背部頓覺得如有無數的細針刺着，發熱傳遍了全體，使他微微的出了一身汗。他不知不覺地吧吧波路在一旁。但幾陣新秋的清風，又吹得他遍體悚然；被紊亂的思潮所翻騰而沸熱了的腦子，也感到清涼。睜開眼睛一看，晶瑩的月色已侵入大殿之一角，呼呼的呼聲，很清晰的傳入他底耳裏。他知道這時候已經不早，而急於求睡了。然而一閉上眼睛，紊亂的思潮重又佔據了他腦子的全部。他一，二，三，四，……的數着，不到二十，就被一個突然襲來的思潮所戰勝，「阿彌陀佛」也似乎已失掉了召喚神

降臨的能力。雖然他也會默默的如老太婆般的念過。夢神高聳的坐在神龕上，依然擺着他那副圓睜了眼睛，露着牙齦，藍靛的皮色的兇相，總不肯走下來溫柔地撫摩這可憐的小子，雖然是在咫尺。

但是，他，運生終於在不知什麼時候睡着了。四

運生睜開了睡眠一看，昨夜看見的曾經被晶瑩的月色侵入的大殿的一角，已滿着燦爛的

日光。原來睡在他旁邊的許多人，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都已離去。他立刻起身，對着神拜了兩拜，捲起被席，匆匆的出了廟門。

在途中，他回想，他極力地回想，昨晚會見着什麼來？他記得恍惚會和兩個不認識的女子在一塊兒鬧。「唔。一定是『雙合同』了。」他想，「但也許是青蛇白蛇，那末，『張合海』和『張萬金』是也要兼顧的。」

他到家裡一轉，就趕緊走到光生叔公家裏去。光生叔公正背起沈重的錢袋要出門了。他就給了他一元錢說：

「光生叔公，勞您駕，『合同』八毛，『合海』和『萬金』每門一毛，請你記着罷。」

太陽漸漸地升到中天；炊烟縷縷地從每家的煙囪噴出來。運生在家裏是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出了門，就看見慶福與尚采烈地跑過，連忙喚他。

「運生，今天的花會是『羅志得』；我昨天晚上夢見一隻黑狗。我爸爸又打着了二百錢。我還要告訴爸爸呢！」慶福氣喘吁吁地說了這幾句話之後，頭也不回地飛一般的跑去

了。這真是使運生起了疑慮，因爲他相信靈顯的事神是決不會騙他的。他認定這小孩子的話

靠不住，因爲光生叔公還沒有過這裏回來。因此，他決心從這條難走的，近便的小路，親自到桂鏡劉鑽去一看究竟了。

大樹下，四五個穿着長衫的人圍住了一張桌子，滿握的現洋，毛錢，銅子，銅錢不住地往每隻袋裏裝，樹幹上掛着一塊大概二尺寬，三尺長，像畫軸一樣的玄色板；三寸寬五寸長的一條白緞嵌在這中間。「羅志得」三個大字就在這上面黑白分明地映入運生的眼簾，而使他麻木了神經。挂這塊東西的一個釘子，雖然已塗上了一層鐵鏽，但當他接觸着從枝隙裡溜下來的陽光時，還能反射出耀眼的亮光。在運生的眼中，已辨別不出這點紅的鏽，這耀眼光，是鄉人的凝血，抑是銀元的碎片？

他只覺得身子裏發麻蘇蘇的進出、一又的一聲。許是昨晚受了風寒。

二一，一二，一九二五。北京。伏園附按：花會是一種賭博，會盛行於浙江黃巖縣，廣東，上海等處，屢被禁止，而在鄉僻地方至今還是流行。上海小書攤上有一種石印小本的「致富奇書」，裡面花花斑斑的便載的這些玩藝兒。凡花會盛行之處，連社會情況，人生態度，幾乎完全另有一副式樣。我聽縣朋友們的講述以後着實神往，遂逼着他們記載出來。這

五三

第十一期目錄

全書目錄全為樂歌(中)

魏建功

魏建功

現

詩事短評 (翰)(壬)(松)(浩)

三

唐有壬

許君

文獻半月刊出版

研究明清史料及故宮故之

均有代售

那那那先生的第一篇是用文藝的方式，令人看了更加有味。餘如馬寅初，麻伯祥，請先生，我還要請教他們，或請他們作文，或請他們供給材料由我代述，使廣行我國東面一角的大規模的賭博有使人知道的機會。這希望廣東黃巖各處的朋友多多賜教。

看燕大周刊社演劇後

宗杰

同人雖以遊戲為事業，決不能絃口不說閒話。我看了燕大周刊社演劇，心裡碎碎然有許多閒話要從口腔出來，雖然也許惹起人家底嘲罵。我對於他們底演劇，決不敢像東枝先生對吳瑞燕女士那壓三呼「萬歲」，然也難免如靜芳君所謂「標榜」吧。我確是認識他們中的幾個的。

我現在要說的閒話，不是以人為目標，而是注目在戲劇底本身上，藝術底增進，決不因自己或別人的鼓吹，而演員與觀衆却有互相聯合研究底必要，雖然一個是內行，一個是外行。演員有演員底思想，觀衆也有觀衆底觀察，其間相若的增進，要用相互研究的結果去填補。現在我站在觀衆的地位，說的只是觀衆的話，但也只是我個人的話，與其他無關的。

七號晚上他們所演的戲劇，一是女生演的「可憐閨裏月」，一是男生演的「第二夢」。『可憐閨裏月』劇本，我未曾過目。『第二夢』是洪深君底改譯本，曾見過一次，可是未深了解，於是自然會與菊隱說，「怕是要失敗吧？」想不到結果竟出乎我底意料，實是太難得了。我對這兩齣戲，將分兩層說：對於『可憐閨裏月』我注意底劇情，『第二夢』注意他底演作，這裏須交代明白。

但我見到她們僅演四幕，第三幕是刪掉了。既然他們預備刪改，據我不妨改成獨幕劇，劇情更加濃厚了，或者改為二幕，但按題意，祇留第四一幕已够緊張了。假設大概的劇情改作這樣：

「亞夫底妻蔡婉仙，因夫遠征，久無音息，在案寫信。幼子思父，老母念子，種種談話，都加濃厚。婉仙安睡姑子同去睡覺後，再伏案寫信。這時候，她就對着窗前明月，默禱，悲泣，寫信，念信，靜思，（以上反復為之），倦臥，夢驚，啼哭，一個淒淒切切的秋閨情景，滿都充塞這一幕中。姑聞哭聲奔出來問，她俯辭歸姑回室去睡，再坐思默泣。忽聽叩門聲，呼了兩開門，不應，自己出室去開門與衛兵同進。兵僅置戒指欲走。婉仙見戒指由喜

而驚，追問。兵報告亞夫戰死始末。婉仙痛哭欲死，被兵勸止。兵搜尋戒指時，有手槍放在桌上，聞聲聲急出，未取去。婉仙見凶器，意就堅決，取槍自殺，僅遺數字，託姑善育其子。姑聞槍聲奔出，見媳已死，大哭，見遺書而知子已死，昏倒。靜場幾秒，亞夫子呼母出，見母死，祖母昏，仆地大哭。閉幕。」

這齣戲內，婉婉仙是主人翁，其餘都是副的。現她們演這齣戲，飾婉仙的，在第四幕慰子，寫信，窺月，驚哭等都切貼無瑕。因為他的顏骨稍高，開口即現笑容，所以對姑時難以表現帶悲的喜臉。

助長迷信的勢力是這個劇本的最大缺點。劇情不集中，又不曲折，沒有吸引觀衆的魄力，宜告戰爭的罪惡，又暫時人製劇底疑曰。

「第二夢」原本意義極深，我在劇本上不曾了解，却在舞臺上才看明白，這是我要感謝諸位演員底暗示，尤其可貴的是他們都能充分發有個性，彌漫舞臺上，包圍觀衆底精神。

這齣本裏的各色，各個都是主人，因為各有個性，各有第二夢好處在這裏，難處也在這裏，現在居然被他們勝利了，過去難關，於是好的結果顯現了。雖然我不敢恭維他們因此就「成功」。

體知自在林中和女兒會話一段，情趣煥發

每份每星期四枚外埠郵費二分計開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北以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門學國一

一

史... 止二... 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

期五

碎話

路佛 Pre-erth Schiller

健... 田谷

態度嬌雅，確是一個藝術家的心象。一套北京官話，香滑調軟，老幼對答，語聲大小高低，如聞音樂，語句又有幽默，意深思遠，令人觀止。

馮女士與董國材談情一段，兩人態度及姿勢都極細膩慰貼。馮似是天真的女子，大概性情直率，體態稍疏的女子，遇到愛情的作用，她底表情，更比柔和的女子細膩與慰貼。惟眼晴常晃，使觀衆精神搖曳，這是他底缺點。

董國材與宛春鬧意見的時候，宛春沒有把杯擲破，國材能隨機應變，叫他将杯擲破，這是演員底敏捷處。他底身段極自然，確是情場中的能手。他宛春的態度極妍媚，可是沒有戲情，也許因南方人口語不自然所致吧？

翟夫入身高衣短，姿勢温促，因他眉毛本遺寬，形容怒恨之態，極能顯現，所以他和翟先生在喝過酒時一段表演得極好。惟他在林中覓食後，兩膝濕滯，這欠把那晒的態度，惡劣的性情，和可憐神氣的，在翟先生父女面前顯現出來。

王崑崙電報一段及將醒一段都形容盡致。第一路山東土腔，在舞臺上能破統一的聲浪，做夢改說官話，顯然如出二人，真是極妙。他們雖然很忠實地演這齣劇，可惜他們在

夢醒後，沒有表示與悟，反而一個一個的笑。別人底夢境。現在說的太放肆了，位位原諒。我具真熱烈，願燕大的演說努力幹去，別把成敗放在心上。附挽懿德底進長！一月八日。

三三制與四二制

答汪慈祖先生

與存先生：你在「新教育評論」第一卷第四期回答我的信，已詳細了，先生肯這樣詳細的指教，真叫我們感激不盡！

我在上一次的信中，並沒有根本的否認。我的信，已詳細了，先生肯這樣詳細的指教，真叫我們感激不盡！

先生云：「三三制」在吾國是否比「四二制」適用，余在當時已有論及。我以為，「三三制」在吾國，余在當時已有論及。我以為，「三三制」在吾國，余在當時已有論及。我以為，「三三制」在吾國，余在當時已有論及。我以為，「三三制」在吾國，余在當時已有論及。

此校外還有一個問題，即是現在吾國中學，其教學方法，往往與小學無異。...

附記：昨天，高二的同學們，在國語課上，討論了「三三制」與「四二制」的利弊。...

氣味亦不相同。九月九日，附記。...

孔德學校

孫福熙

孔德學校利用年假時間在校內開第二屆美術展覽會，我天天想去參觀，但終於一直到最後一天的晚上才趕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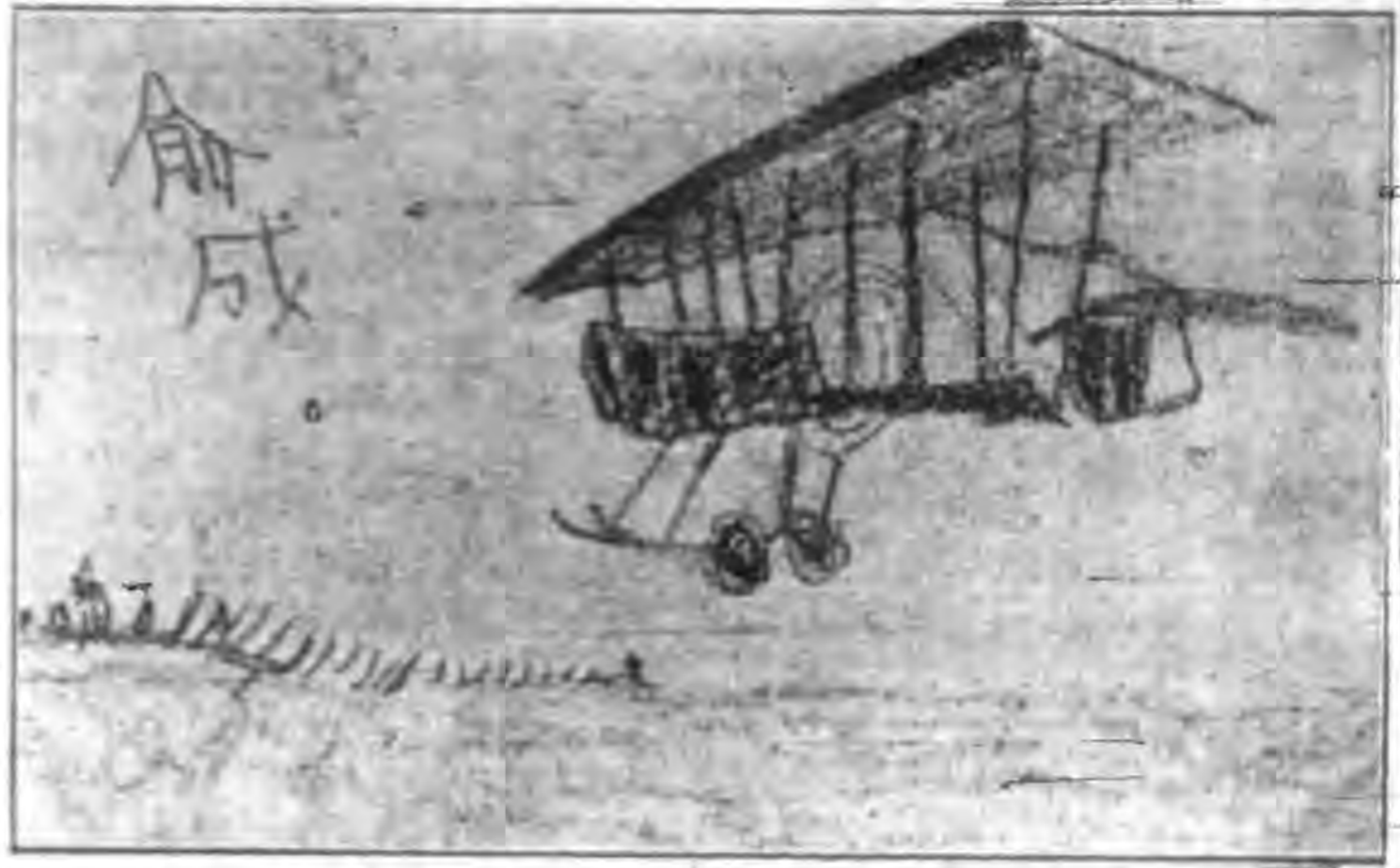
我很注意孔德學校，第一個原因自然爲了我的侄子與許多男的女的小朋友在那裏求學之故，更大的緣故，就我耳目所及的，孔德是最有組織最肯用試驗的精神以求革新的學校。因此我很愛讀他們的旬刊。當他們開展覽會的時候，難道我有不十分樂意去看的嗎？

會中作品從幼稚園起至各級學生均分別陳列。我很注意於幼稚園的圖畫，試看畫成姑娘用色鉛筆畫的飛機，我們應該慚愧遠不如他那樣沒有傳異的頭腦。我看旬刊第十五期上盧近曾君的「張先生揮毫」的末段：

張先生不響了，但見他望上一舉，盤子就碎啦。大家都笑了，弄的我也笑了。張先生說：「不許你笑，小孩子家！」

這種輕妙是自然的，不是誰教他的。我們要窺探天地間的祕藏，應該等待「生眼」；初入世的眼光與看慣了東西的不同，在「開看慣的室內可以有許多東西爲我們所不見的，而在「生眼」反易於發見。不幸的我們因爲要使研生的人的能力發達，用方法加到他們身上，反使他們就型，與前人一樣的無能了。

多少人都喜歡噴新派別，以爲時勢所趨，非適應潮流不可，實在，依從他人有何可貴呢



齊長女士的油畫「晨光」處處顯出他自己的意志。我們要看見八面玲瓏的真理，我們就等待着這班眼光銳利的青年。

會中還陳列各教師的作品。我還記得，我在小學校時，絕對沒有教師的作品與學生的並列的，有幾位，就是黑板上的字也必於退課時拭去，防有人窺破他們的錯誤，或者有學生並寫在他的字旁邊與他的去比別。孔德學校的教

師則不然，他們不以自己的格式去範型他們的學生，但在旁邊立着，使學生自然的領會他們的方法，教師好像是一個梯子，不讓學生一級一級的扶上去，却鼓勵他們刻刻空跳，梯子的階級只給他們做個高跳的標準罷了。以後，即使沒有梯子，他們也能「徒足」跳過牆去了。他們的旬刊也是用這種方法的。

北京適存中學招生

年級：高初中一年級二學期編級生
報名：一月十四日起，至二十九日

莽原半月刊

用上好宣紙精印四十餘面，第一期十五年一月十日出版，要目如次：

孤軍週年紀念號

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報一年之回顧與今後政治之主張
徐繩祖
周世莊